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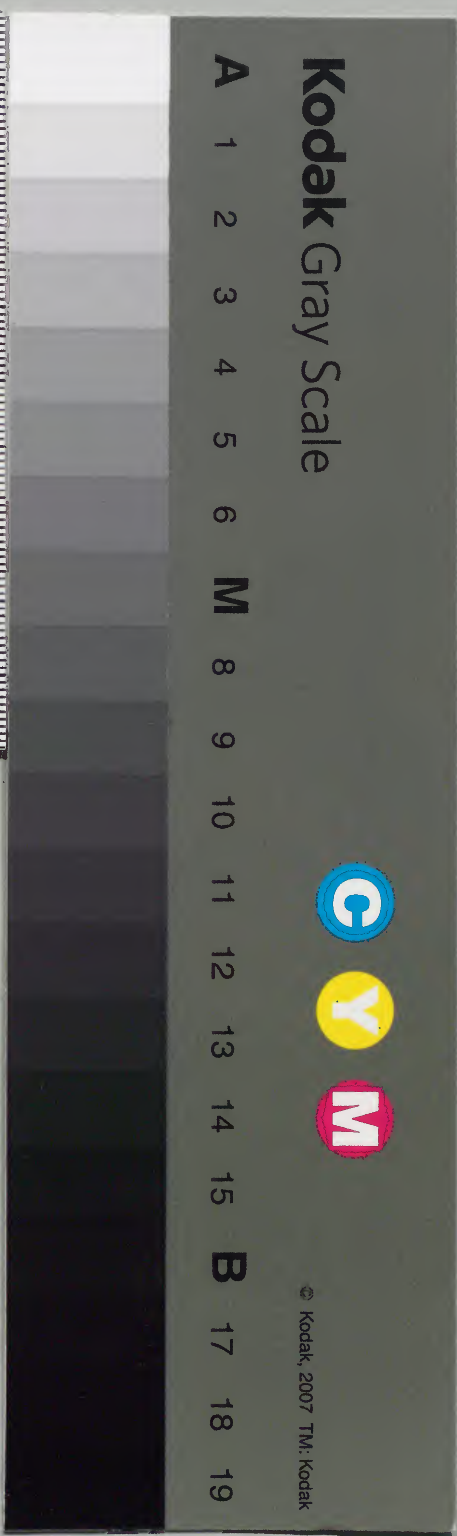
古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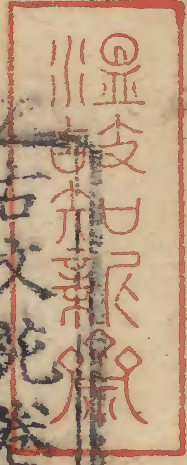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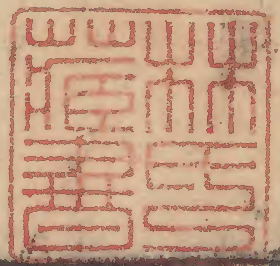
十之四

庫 文 閣 内			
函	冊	號	類
五	四	三七二	漢書
三	四		
一			

庫 文 閣 内			
函	冊	號	類
二	四	三七二	漢書
六			
三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3714	
冊 數	4 (3)		
函 號	361	57	





淺草文庫

古文苑卷第十

勅 啓 書

手勅太子

漢高祖

漢書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此編或居詔策之一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
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
昔所行多不是帝不事詩書及陸賈奏新語未嘗不稱善正與此勅同意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它人此非為

古文苑卷第十

八

不惜天下。但予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史遷曰。授舜則天下得為。不惜天下。皆以私意窺堯舜也。大哉聖人之言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故五帝官天下。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漢世。人主不以字學為重。此勅蓋言不可不習耳。晉宋而下。至於唐。

人主以字畫相誇。至與。又云。汝見蕭曹張陳人臣較工拙。卑陋甚矣。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以此命太子諸王。有古者尊敬師傳之意。如晉成帝拜王導。并其妻。別尊卑之分。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趙王如意。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懦弱。以萬乘之主。不能庇其弟。亦可悲矣。

啓元帝

晉明帝

晉書。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太興元年。立為皇太子。仁孝。喜文辭。

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

表會云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乃沐頭
得啓知汝孝愛旁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
又啓云沐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會云去垢
甚佳身不極勞也

遺公孫賢良書

鄒長倩

公掾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
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
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葛一束
素絲一襪樸蒲一枚書題遺之曰漢書弘簡
州薛人也

武帝初即位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
報不合上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
良文學薛州國復推上弘今漢書所載制誥
及弘對策皆元光五年事是時弘已七十餘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幽顯謂人之窮達
也道之所存不以
窮達 雖生葛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
生葛一束詩人所謂生葛一束其人如玉雅小
曰勒詩生葛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
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
然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
倍紀為緱倍緱為襜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
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

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此言最

君子宜佩行之司先主誠其子亦樸蒲者以

主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

樸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

散故樸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樸蒲

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樸蒲一枚大學曰貨

亦悖而出與其有聚猗嗟盛歟國論推上賢

事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

竊在下風以俟嘉譽次卿弘字漢書不載時

儒者懷肉亦謂之曰半

孫子務正學以言

請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漢書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

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元

朔三年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

平津侯時仲舒廢為中大夫居家此

書當在弘為御史大夫時漢御史大

夫與丞相俱稱三公其後仲舒以庶

直為弘所嫉出為

膠西相尋以病免

董仲舒

四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

周召自然休質擢升又作三公統理海內總

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
改新以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
頭死罪仲舒急難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居
官無改治聲名應朝廷選數蒙君侯哀憐之
推之法大字上或脫一字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
下之重羣心所歸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
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高祖收覽
英豪下求賢詔皆相國佐之既得其人接以
一代宗臣故仲舒首推之用公下士之義周公一飯三吐餽一沐即奇

辭

備隱世 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
蒲朝百能 賦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一作
化流 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
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仲舒與我俱治
竊聞春秋 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
之無所不 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誦遠而不言
為怨春秋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
罪死罪夫堯 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
者所以理序 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

文苑卷十

五

關東

日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心一作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發謂謂發以禦盜亡謂流就食以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為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民消滅邪枉之

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按春秋法條為署置羣吏之術隨此書奉上一以求施行其文今不存再拜君侯足下

荅劉歆書

楊雄

洪內翰邁曰世傳揚子雲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未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荅書以字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初無所謂方之殆觀其荅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宜蜀莊之

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此云必敬齊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于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元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

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

鄰長艾相愛視觀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

至之按文至字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

朝劉歆書云昨受安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刑越巾事即其夕竟

今舉者懷赦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

之德堯猶病諸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雄何

慙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

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

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

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代周秦軒車使

者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絕代語僮謠歌

戲欲得其最目按書適人以木鐸狗于路註

適人宣令之官輶當讀為道古字通用在由

反主書籍者曰藏室史老聃嘗為之藏去聲

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

臨印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
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
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
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
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郎
銘王俱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壩銘蜀人有
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
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木傳成帝時客有薦
雄文似相如者文選
季周翰註漢書云子雲嘗作縣竹頌成帝時
直宿楊莊誦此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

曰非也此臣邑人楊子雲帝即
召見綿竹蜀之壯縣頌即銘也此數者皆

水君常見故不復奏君故此答之向嘗為

左都水使者前所為文雄為郎之歲雄年四

蜀來游京師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年七十
卒於天鳳五年計為郎之歲當在成帝元

延年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

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

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可見免直事
之後仍給郎

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輔

故事曰石渠閣在未
央殿北藏秘書之兩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

節龍骨之銘詩三章

續補疑是祠禱之類也

漢書靈壽杖詩寸自然合製不須削治龍骨亦

引水銘詩今亡不可復考成帝好之遂得盡

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

考廉與上計者借及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

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鈇摘次之於繁

二十七歲於今矣

計雄是時年近七十葛洪

言或交錯相反獲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

懷鈇提繫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而語
疑者得所安使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

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

以上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

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

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

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于雲

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坻音墀傷音傷

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

官切伯松與雄獨何德慧漢人多與惠通而君

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
令人君坐帟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歌書
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崔典流於昆嗣言列
俗適于雲集意之秋也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
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
散之會也歌書云隆秋之時收歲不疑死之日
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
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
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

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齊之以
陵之以武欲令人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
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
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於明
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歌書云願願與
其最日得使人錄令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
聖朝留明明之典為小雄敢行之言當長以所規為監得謹因
還使雄叩頭叩頭

遺令書四首

酈炎

後漢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流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因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靈帝號乃裂裳書

白嚴考之神坐易家人有嚴君焉炎荷天之

罪以致于死名歿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

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

魂哉有知謂精爽如生能察其情無知謂幽冥之間與生者異途不能察其死之因

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古者父子之間亦稱臣亂矣

永滅亡矣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為無增悲增悲何施

寒必厚衣無炎誰為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

誰為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

此常輕服矣炎病不省母已死念之若此可謂至孝根於性矣聖人

達於死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

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為賢於秦

始皇見本傳贊謂始皇起驪山墳窮極奢侈

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

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復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

不為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

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於衆耶石擲速朽

季桓子石擲孔子曰蠲其罪哉堅固不加喪

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呼

其陵夫人共居也當是指其妻也華仲傳其

佐治炎妻新乳而死故云

白典讓當是元之字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

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

供養謝嫂以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

言不愧

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為之寧

咨爾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

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

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

妹人之孤也亂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

兩旬汝無自以為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

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水隘巷矣詩生民

詩生民

育時維后稷誕置之寒米鳥蓋卷牛羊汝比之猶逸

焉於菟之在虎乳極矣左傳令尹子文生棄

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汝比之猶易焉乃

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

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

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

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

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

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之強懼汝之愚可

不勗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勗汝以仕乎消

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迺考訓必博

學以著書以續受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鄜

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鄜

州書皆字學之書七平益做枚乘七發體其賦誦誅自少為之苟

吾戒汝尅從尅必祭為甘苟示試恐是汝克

遠梁莫為苦以稱梁祭則有庶羞古字只作

從汝無逸于立無酒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

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脩身莫如禮

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
濟北審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
孝廉陳留揚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四人
者今我溺于地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
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身死不能報陳留蔡
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為
兄彼必愛以為弟九江盧府吾父事之二人
所尊事本傳云盧植君耶張公哀張子傳幼業王
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四人與之友鮮于中優

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表親之賢若汝
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苟
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
于此

為劉表與袁尚書 王粲

按史袁紹字本初漢末領冀青幽并
四州建安五年曹公操大按紹兵於
官渡七年紹憂憤發病死初紹妻劉
氏愛幼子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
欲以為後乃出長子譚為青州都督
祖授諫紹必為禍紹不聽及是審配
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
尚有隙舉兵相攻是時劉表據荊州

王粲依之因為脩書譚尚勸其復好
息兵與譚書漢書載之詳畧少異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交討暴虐

戎馬斯養古者天子六軍此借稱也釐無不

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虎狼指阻

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

郭公則幸仲治郭圖辛評二人與譚通內外

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

之愕然為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

後到到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

顯雍及審別駕書

劉堅田買皆所遣至使人
賢兄指譚也魏志譚字顯

思熙字顯亦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
顯雍豈買之字漢書熙字顯雍乃尚兄也審

配為冀州別駕有書貽表
繫亦為脩書以畬之矣陳叙事變本

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關伯實

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左傳高辛氏有二
子長曰閼伯季曰

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詩閼管蔡之失親
道故作棠棣其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親

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忘乃追

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

有商奄之軍史記黃帝名軒轅與蚩尤戰于
涿鹿之野三監挾武庚以叛周

公伐之皆所以剪除灾害而定王業者也非
遂伐奄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為尤
誅兄不傷義也孟子周公弟也管子叔尼也今二君初承洪
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
遺恨之真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
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
圉折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
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
和能為民用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若使金與金相注

火與火相爛則焦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
青州天情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
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青州指譚當以仁君指尚以
大包小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
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
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
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記注史官也
之曲直付之史筆蓋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
言天下自有公論為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

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
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己復禮以從所驩則
弱者自以為強危者自以為寧誠欲勦力長
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今能克去私忿以同
尊漢朝為心紹雖云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
亡猶其生存之志願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
夷初紹與曹公言吾東據河北阻燕將有誚
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役哉則
是大公墳壟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

滅族之變

大公猶言尊公指其父紹夫人指其母劉氏弱小謂其家之幼稚

池言人將絕滅其宗立墓壞為池沼左傳吳其為沼乎彼之與此豈可

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

况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

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戰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

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五兔困於前大疲於後田父見而

兩獲之以喻昔齊公孫竈卒雅子晏子知子期

之不免也注以其故曰二惠競爽猶可社預

雅子尾皆惠公之又弱一个姜氏危哉左傳

孫競強也奕明也

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期不免殆我
姜氏弱矣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
危哉三子皆齊公族姜齊姓也言兄弟同德
則齊猶庶幾以諭譚尚協心則袁族可保

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

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左將軍劉元德北

州在荆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翼聞和同之聲

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秦

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

永無望矣義重遣書與譚高兄弟併勸勉之以

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不三四年

曹氏所城劉表卒亦公

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曹操

魏志楊脩太尉子也字德祖舉孝

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時

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

以驕侈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

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

以罪誅之洪內翰邁隨筆云古文苑

載操與處書數脩之罪以為恃豪父

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

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
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
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罪謂以而
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
直繩顧願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
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設詞以恐警之便令刑之念
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
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枝一枝桃枝竹官
絹五百匹錢六十萬四望通憶七香車一乘

說文憶車慢也以七種香木為車青犢牛二頭牛所以駕車者八下

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以金飾

戎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夫氏

也故素答下書云明公所賜已多錯絲羅縠裘一領織成鞞

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兩奉雖薄以表

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厚贈其

心

答曹公書

揚彪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

鹵謬見采錄不能期効以報所愛方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慈延罪迄今近聞尉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本傳見處問對曰愧無日種先元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保為改容深惟其失用以自釋避禍以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表氏書

魏志卞氏琅琊開陽人本儒家曹公納之於譙後丁夫人廢遂為繼室生子丕彰植不受漢禪尊為皇太后

卞頭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生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操時為魏公故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言不能救止某氏尊於稱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

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
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製字錦從金帛
價與金等故以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
知微細以達徃意望為承納

楊太尉夫人袁氏荅書

夫人袁術姊妹也術字公路漢末僭
號本傳稱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為

後患遂因
事殺之

彪袁氏

稱袁氏加夫名於
上執謙以自卑

頓首頓首路歧雖

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

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載小兒疏
細謬蒙參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
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
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
遠越分應至此令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
育孤幼脩子囂知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
又加重資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徃信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文選有魏文帝與繇書言王缺氣鬱
詞卑不若此書整暇信乎人不可有

也欲心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
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
會是月律中无射言羣木庶草无有射地而
生史記律書無射者陰氣盛用惟芳菊紛然
獨菲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
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
落英屈原名平離騷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
落英脩名之不立飲木蘭之墜露兮餐秋菊
之落英輔體延平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

祖之術和仙傳彭祖別人大也姓籙名铿
行夏殷木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

古文苑卷之十

古文苑卷之十

古文苑卷之十

古文苑卷之十一

古文苑卷之十一

對狀

郊祀對

董仲舒

漢書本傳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

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

古文苑卷之十一

禮啖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二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禮三年喪不以冬至則不當卜此說為長

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禮記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氏註不敢以卑廢尊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王制鄭氏註握謂長不出膚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驛桐群公不毛註白牡殷牲也驛桐

赤者周牲也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言名也養之三月

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月而成芻秣之食莫如令食音飼其母便秩謂日食粟料有品以養

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牲之芻秩飼其母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驛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

禮記卷之二十一
定

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
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
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
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
子祭天諸侯祭土謂社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
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
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
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

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周禮陽祀用騂牲毛之註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剛與剛同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九卿漢制也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

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董仲舒

按漢書武帝本紀及五行志並不載元光元年雨雹豐史有闕文邪鮑敬舒之對馬將以窮造化之變也觀仲舒之對廣大精切豈僕儒拘拘失異

比邪者之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敬問董仲舒曰

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

五行志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

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

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

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

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

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杜

詩曰十月陽止鄭氏箋曰十月為陽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

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

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舟流散故言息

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

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

井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
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
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
更相動薄則薰蒿歎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
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
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
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
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
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

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
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
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
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
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
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
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
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
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

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
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
皆陰陽相蕩而為稜疹之妖也故曰四月無
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
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
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
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
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
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火熱則更陽

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

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

也月令孟夏靡草死麥秋至注靡也草薺亭歷之屬薺麥蓋二物也建亥之月

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

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

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

火至陽而有涼焰天一生水本屬陽其至寒故為極陰如北山湯可以

炮兔所謂溫泉也地二生火本屬陰以其極熱故為至陽如南方有火林木鳥獸皆生

謂長其中所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

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
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
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
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
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
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
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
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
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

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灾沴能使陰陽改節
涼失度故曰灾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
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
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對事

酈炎

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
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
也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
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
為君謂請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子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
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廢也即之

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
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宜立者也僚烏得為君乎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
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
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
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吾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
不殺為仁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說
為未然炎主譚議設客問以辨明之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
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
闔閭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為義不殺為仁而
桓譚以吳之篡弑滅亡釁由季札札不思上

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

史記諸樊謙位

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戚之名已細矣春秋之取豈謂公乎炎曰夫

四王壽夢至夷株之輕命致國乎季子公羊曰諸

有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謂其能流慶百

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亡之

禍雖知潔已之可為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

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

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

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史記王僚使季札於晉公子光告專諸曰我

貞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按史記光即諸樊樊子後立今如吾子之云

為王號闔廬謂諸樊名也

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先知季子仁而無權故

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

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

政衛輒拒父猶謂之可公羊曰靈公逐蒯

乎口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

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

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論

况以國治

慕弑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

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春秋桓十一年宋人

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

以為知權也宋人執仲謂之曰為我出忽而

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

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按突宋

甥也宋人脅仲而立之

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

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宣公羊傳宋

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

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繆

公立注與夷者宣公之弟君子急病而讓夷故

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夷言

國平則讓國病則急救之周以季子之才君

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

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

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

越絕書曰勾踐伐吳霸瑯琊東徙瑯琊起觀臺以望東海漢地理志瑯琊縣越王勾踐嘗治

此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國語

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炎言季子之才遠過勾踐若令當國

不惟吳免滅亡之禍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

與權見論權反經而善公羊聖之達節者也

左傳云聖達節其次守節季子守節之士左傳吳子使屈

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累立乎故非其量度

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

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為雷

亦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

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卅六陰靜為八

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易襟善法

三操之餘得九是為老陽其策卅六得八是
為少陰其策卅二震下一爻得九而變故云
動上二爻得八不變故云靜二問者稱善
策數合而為百故言百里

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

祠西岳乞差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

內民租田口筭狀掾屬書佐皆尚書屬官條準謀其人名也

並主通郡國書狀者

樊毅字仲德漢元舅射陽侯樊卅之後有修西岳廟記蔡邕文見後

光和二年歲在巳丑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

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狀書臣毅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

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華山省視廟舍及

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魯不修大室春

秋示譏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穀梁子曰譏不修也臣以神岳至

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陽令先謹

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濺潤宿麥惠

滋黎庶臣即日以詔書齋祀雪未消釋時日

清和神親民喜觀誠聖朝勞神曷吳廣被四

表覆育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

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書言華陽令先

此毅縣當孔道加奉尊岳一歲四祠養牲百

日常當充肥用穀藁三十餘斛或有請雨齋

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

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

之敬乞差諸賦役謂以遠近復華下十里

以內民祖田口業復者蠲除其賦役以優之

民計口出錢歲百二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隆

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

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
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上尚書

古文苑卷之十一

古文苑卷之十二

頌述

山川頌

董仲舒

春秋繁露有此篇與韓詩外傳解
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文意頗相類

山則龍從巖雜鬼龍力空反從即空

罪反巖即崔字音推鬼五回反巖才
頭反魏鬼字平聲並高峻崇積貌又不崩

地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

殘中庸曰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殘恐作彘
委積貌易束帛彘彘則干則前二切繁露

殖作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

者可以為舟輿浮漚漚書涉及浮漚梓筏之類大者無不

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鑿則艾漢書五行志曰

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

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論語仁者樂山又譬如為

山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

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

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

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

源泉混混泫泫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

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

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

郭防止之能淨淨繁露作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

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

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

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

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

謂也

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班固

續文選卷十二

續文選注 榑字檢諸家
書皆無此一箇榑字
看篇載以榑字註云
豎木也 藏經中亦載
榑字釋曰 所是切 又作
榑 疑此榑字與此榑字
通

源武子謀功篇修榑輶註曰修榑大角也輶輶四輪車也

漢和帝永元元年拜竇憲車騎將軍
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
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
出塞六月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
於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以下萬三
千級獲生口甚衆諸裨小王率眾降
者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東還登
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
漢威德命中護軍班固作銘
固又為之頌銘載於本傳

車騎將軍應膺一作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
姿蹈佐歷握輔揅佐歷謂佐世之臣名應曆
之所倚如扶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謀
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作

勒邊御之永設奮輶一作輶輶之遠徑輶當

秋云反輶榑城上守禦望樓可藏兵器閱遐

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荒服指匈奴庭直

征討諸侯之不直乃總三選謂北軍伍校緣

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未言察武

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不陋料

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群英影附是

為則吳池梁諷任尚趙博校尉則耿夔等及
民疊郭瓚班固傳教之徒皆置幕羗戎相率

續文選云料資器
便采用庶民卿章慕
群英影附與此文小

徑作經

續文選云武旗冒
日雲黯長蜺鹿超
黃磧與此文小異

從作向

班固堅燕然山銘曰斬
溫禹以豐鼓血尸逐
以漆鏑兩漢匈奴傳
班固范曄等皆書尸
逐蓋尸逐者匈奴王
號

果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

原電曜高關金光鏡野武旗督蜺衝一作鷄

鹿超黃磧九原高關皆師徒經由之地燕然

高關山也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颯疾踵蹊

迹探梗莽採嶮阨斷溫禺分尸逐電激私渠

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号左右尸逐骨都

皆單于子弟為之異姓則有左右尸逐骨都

星流霰落名王交手一作稽顙請服乃收其

鋒鏃千鹵甲冑積象一作如丘阜陳閱滿廣

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

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謔響聒東夷埃塵戎

域言所征北單于耳謹聲誼東夷埃氣至西

也一作相怒使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

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筭戰勝攻取單士猶

捷奏凱也詩執訊獲醜又一何則上將崇至

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溫澤同庖厨之珍饌分

裂室之織帛勞不御輿寒不施禘行無偏勤

止無兼役上將指實憲詔易樂易也言以恩

列表作列

孥作幣

籍庭作籍龜庭涿邪山名見班超傳
傷古易切狙獸名靖
工耕切高峻貌山名
義切山名

安候作安侯焉居作焉居
焉居虞衍作胸衍
東漢匈奴傳南單于
其石温焉曠王焉居
焉居是温焉曠王焉
西漢匈奴列傳焉胸
衍之戎

諸已必與其下勞佚性蒙識而復矣順貳者
均之釋音亦衣襦也性蒙識而復矣順貳者
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祈連籍庭蹈就疆
獨靖嶼一作溟陸必迷切誤也言憲有以激
順從勞貳者革心怯懦者自奮兵威所向無
前遂踰涿邪祈連等山頓集單于之庭竟蹈
而就之言其不勞餘力也靖嶼音靖嶼嶼
為疆而田獵其不勞餘力也靖嶼音靖嶼嶼
凶河臨安候而過凶河水超而越之安候地
名北單軼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漢武帝
于所居軼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漢武帝
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
關票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餘大出隴西過焉
者山千餘里又出隴西北地過居延攻祈連
山殺獲甚衆匈奴遁走票騎封狼居胥山禮

轅音鄰
車聲
超起過
切超起也

漢書南匈奴傳曰匈奴南將軍右伊秩又曰左骨都侯左伊秩伊秩匈奴王號

惛惛魏切帶惛不安
也劉作剝即小切与勒
同絕也

姑衍臨翰職伊秩之所邈伊秩王勸
海而還職伊秩之所邈伊秩王勸
是以知猶音小而藐音藐師橫驚而廢御明也
之也猶音小而藐音藐師橫驚而廢御明也
佛惛以爭先音佛胃不安貌回萬里而風騰
劉一作殘冠於沂垠劉殺也詩勝放過劉劉
際禮不賦而師贖與劉同子小反絕也不重而備軍行戎醜
以禮教所鴻校而昭仁所音欣猶薰也文武
炳其並隆威德蕪而兩信音清乾鈞之攸冒
拓畿略之所順乾鈞猶乾造索弓鏃而戢戈
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禮禮一

五之七夫三

陶在清陰東至子陶丘
頌既云封帶然又云銘
靈陶然則本一山耳
都封封位勤崇

續文選云溫殘風
陶嚴律嘉凝陰
飛雪灑甘雨灑
興嘉卉始農工
土膏含養良四時
分任 与此文小異

廣鞬以弘曠封謂登山封識其所燕然山
祀其山以弘曠之神如霍去病之禮銘靈陶以勤
崇欽皇祇之祐賜上靈陶石也言皆天地之祐後
欽奉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灑
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握興嘉凝陰者奉為飛雪
優渥之澤度其需而為雨嘉凝陰者奉為飛雪
勃然而興褒音攘按文恐有脫誤嘉卉始
農土膏含養四行分仕嘉卉良苗也詠
嘉穀以全於是三軍稱曰疊疊將軍克廣德
造化之功於是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
心魯頌克廣德桓桓于征

廣鞬行

天潛言其妙於無形不可窺測天潛
天潛詩武夫橫橫音光武勇天潛神參

天子冠頌

黃香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
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列侯
宗室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賜民爵
及粟帛有差大酺五日帝時年十三

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
冠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大皞其帝大皞
厥時叶於百神既臻廟而成禮後漢禮儀志
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初繼布進賢次
爵弁次武弁次通天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博

物志漢孝昭冠辭有曰推遠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懃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

之蕤鐘律月令正月作蕃屏而鼎轉既夷裔之

君王咸進酌于金壘詩我姑酌彼金壘獻萬年之玉

觴前漢倪寬傳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皇太子釋奠頌

傅咸

字長虞北地涇陽人舉孝廉

拜太子洗馬晉書惠帝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于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於顏回中庶子東宮官也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用之夫豈發蒙

也言太子務學進進於善易蒙卦初六發蒙童幼之人當啓發於初今聰睿之德得於天性不待啓也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辰卜

近于中禮以上丁釋奠于先師乃脩嘉薦于

國之雍嘉薦謂牲醴菹醢之屬敬享先師以

疇聖功亶亶皇儲希心闕里先師夫子也

以養正聖功也闕里夫子闡教之光光輿服穆之地所以成德達材故心慕之

穆容止祗奉聖靈躬承明祀太子儀禮之盛在於敬享先師

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

道之弘自今以始儒生學之諸生胄子公卿之子助祭禮成不以均宴

為喜以弘大
吾道為樂

太廟頌

王祭

蔡集作額廟魏公曹操之祖廟也是
時未敢借稱太廟故止曰顯廟此編

日以太廟後人改之耳魏志建安十
八年漢天子以十郡封採為魏公加

始令祭作頌以獻宗廟蓋建廟之
元錫始建魏社稷宗廟蓋建廟之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皇大也詩周頌時邁其
邦書皋陶邁種德邁遠

也肇啓洪源貽燕我則祖宗積德始開慶源
以遺後人之法則貽

還也燕安也詩詒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休嘉
厥孫謀以燕翼子

述也與邁同言嘉後人之有成成不顯不欽允
由能述祖先之道詩邁觀厥成

時祖考

周書丕顯哉文正謨丕承哉武王烈
此曰丕欽言後人大敬承之耶

綏庶邦和四字九功備彝樂序虞書六府三
事允治九功

惟叙九建崇牙設璧羽崇牙懸樂器之荀夔
叙惟歌

崇牙樹羽禮記殷六佾奏八人為佾六八四
之崇牙周之璧翬

初獻六羽傳曰天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祭
子八佾諸侯六佾

也念武功収純祐念不忘也収受也平定天
下不忘武功宜受厚福

於穆清廟周頌清廟祀文王也
注於嘆詞穆美也

敬也敬以奉祀祀也
祀斯召嘉祥

多士秉文之德懷想成位咸奔在宮在宮在
廟也周

頌駢奔無思不若允觀厥崇四方無有弗順則功業信崇

東巡頌

傳毅一本作崔駰

漢光武中興三葉至章帝按本紀建初八年冬十二月東巡狩又元和二年二月幸太山柴告岱宗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迪厥倫續王命
胤漢興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
考上帝以質中愬列宿於北辰開太微啟禁
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岳之事于時典司耆耆
載華抱實徵一本作迥爾而造曰盛乎大漢既重

雍而襲熙代增其德唯斯岳禮久而不脩此

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

征周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又般之詩曰陟其高山

山喬典有徂岳之巡舜典歲二月東岳時邁其

邦周頌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人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

太僕馴六轡一本作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

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

旗建掃霓之旌旄哀胡耆之元老聘東作之

上游賞孝行之峻農

東巡頌

蔡邕

一本作班固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
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
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
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脩厥
德憲章丕烈翻六龍較五路齊百僚陶素質
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
衛盛輿服而東巡後關

南巡頌

蔡邕

惟漢再受命爰葉一十協景和則天經郊高
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郊又將禘於
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
旌

九惟文

蔡邕

惟思也此文乃九惟之一後當有闕
文否則以貧為病不思所以處之徒
見殞獲亦非
作文之法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如
命推六極之厄洪範六極獨我斯勤居處浮

測無以自任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
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絺何
以蔽身無餉不飽永離權欣

魏受命述

邙鄂淳三國魏人一名竺字

叔于

漢建安二十二年魏王操以子丕為太子黃初元年王薨太子即王位左中郎將李伏大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甚眾群臣因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詔冊禪位於魏王為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

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書之簡冊金石以

聲之播之樂章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

應期龍飛在位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其有天下也恭

已以受天子之籍無為而四海順風若乃天

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

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允

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

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藉草也薦席之屬作書

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

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

竭愚稱受命述曰言述不敢當作者之名曹

莫不惡之然有盛德事焉獻帝降封山陽奉

漢正朔用天子禮明帝青龍二年以天年終

傳國九十餘年五世至晋五胡之亂

國除由後世論之此豈非盛德事邪

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為

盛虞夏受終書受終于文殷周革命易湯武

革命謂征伐而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小大

絲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漢火德

火生土

故魏自以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肅清宇

為上德

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言曹操統

戴漢宗不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深根以厚

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戢翼而弗發

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言操功烈茂盛可取天

操嘗自謂吾聖嗣承統爰宣重光操薨不嗣

為周文王矣

陳錫裕下民悅無疆詩陳錫哉周易損三神

宣鑿四靈順方三神天神地示人鬼並昭其

福社四靈龜龍麟鳳各隨方

而元龜介王應龍粹黃黃初元年黃龍高四

至元龜介王應龍粹黃

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又黃龍見譙應龍張翼而飛應平聲若云魏德據

茲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摺以俟既受休命

龍旋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

也天子既受帝位納重要級太常司燎升炮

告類既受命後柴燎告珪璋峨峨髦士棣棣

踴踴聖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

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

交和日月光精氣稷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

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

而金聲言告類之時天地屢省萬幾謀訪老

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

言勤務在諧萬國叙彛倫而折不若不若謂

政也者指吳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

刑錯靡試偃伯伯與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

升中上玄斯固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禮記因名山升中於天注升告也中猶成也

謂也時三國鼎峙言當混壹天下偃兵錯刑

而後登封泰山勒功告成斯蓋秦漢之侈心

及魏文鳥能此哉

古文苑卷之十二

古文苑卷之十三

贊銘

正考父贊

王蔡

正考父孔子七世祖系出宋襄公佐
戴武宣三君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
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
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體於是需於是
以糊余口
事見左傳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
在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饁粥
予口僂僕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言恭儉
惟德慶

古文苑卷之十三

一

流後人寔
生仲尼

尼父贊

史記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力
山得孔子故因名立字仲尼

張超道書洞天集
云留侯張良作

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中庸仲尼上

水土如天地之無明參日月子貢曰仲尼日月也

焦君贊

蔡邕

鎮江焦山寺有焦徵君贊碑了元
跋云丹陽舊圖經言焦山以焦光所

隱發以爲名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
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
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庵冬
夏袒露垢汚如泥君于海島之上三

召不起飛陞洞中今錄蔡邕贊以附
于石元祐四年己巳正月十三日

按伯喈遇害於漢末魏志載焦光青
龍間事兼不及徵召之說未知孰是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

之洋洋樂以忘食詩衡門之下可以樂飢注泌泉

水也洋洋廣大也或以樂道鶴鳴九臯音亮
志飢魏志云光或數日不食

帝側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廼徵廼用將

受素職謂三公也昊天不吊賢人遘隱詩不

天不宜空我師吊懸也言天
不懸下民而奪之賢人也不惟一志并此

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或再呼天以詰其故
非天詔之此豈適

然乎反覆推究以見痛念之
深焦山石刻作不照斯或
惜哉朝廷喪茲
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言善人云亡士
夫失其師式

銘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班固

高祖微時試吏為泗上亭長及平定
天下為漢太祖後人欲顯揚帝績所
基故為之碑銘後漢郡國志沛有泗
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為文見固集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紀漢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媪嘗息大
澤之陂麥與神遇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其
上巳而有娠遂產高祖一一作魁流裔襲唐
祖漢火德故稱赤龍一又作累

末風

陶唐氏之後曰劉累學擾龍以事孔
故在夏為御龍氏魁合作累本紀贊曰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入
孝經鈞命訣曰佳已感龍生帝魁黃帝子孫

也寸天尺土無埃斯亭上言漢之興自天降符

亭長建號軍基維以沛公楊威斬蛇金精摧

傷高祖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

白帝公旗世元年沛父赤子弟迎高祖立涉

關陵郊陵一本作係獲秦王上沛公西入關至霸

白馬係頭以應為門造勢斗壁納忠沛公與

鴻門從間走軍使張良留天期乘祚受爵漢

中勒陳東征劉擒三秦漢元年羽立沛公為

信勸帝決策東向遂定三秦謂羽三分關

中立秦將軍即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

劉音掇擊也此皆就禽也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

軍改歌楚衆易心四年羽與漢約中分天下

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

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時也不如因其幾而取

之五年漢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誅項計

面皆楚歌盡得楚地與數百騎走誅項計

羽諸夏以康灌嬰追斬羽東城下遂定誅

將陳張畫策簫勃翼終出爵褒賢烈士封功

陳平張良為謀主蕭何周勃輔翼其終此漢

所以定天下也六年定封功臣中以冊書之

信重以白馬之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濟

又作十八侯位次流絜本盛末榮一作長言帝室隆盛則諸

侯獲承休德保有封爵叙

將十八贊述股肱固自叙作休勳顯祚永永

無疆國寧家安國謂漢家謂我君是升根生

葉茂舊邑是仍言功臣列士受封如木之有

孟堅作碑銘時功臣子孫猶有存者於皇舊

如平陽侯十一世孫侯曠紹封是也天之福祐

亭苗嗣是承言漢有天下始於亭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班固

漢書功臣表列侯百四十三人乃呂
后時陳平所差次顏師古遂以第一
至十八為十八侯位次未審何所據
張陳功並蕭曹不應不在十八侯之
列當以此
本為是

眈眈相國弘策不追眈眈威重貌易虎視眈

人莫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無所不統文昌

四友漢有蕭何也文王名昌言周之所由昌盛

宜生為四友事見孔叢予及陶靖節集四再

八目又張華博物志文五四友南宮括散宜

蕭何猶文王之有四友序功第一本傳漢五

功最盛先封為鄼侯受封鄼侯南陽

郡又有鄼縣才何反師古註高紀云泗水直
碑以蕭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
封邑實在南
陽非沛縣也

右鄼侯蕭何第一

訖訖武勇貌音光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

拔主項堂沛公謝項羽戲下亞父謀欲殺之

歸沛公走漢興破楚矯矯忠良卒為丞相帝

室以康賜爵列侯食舞

右將軍舞陽侯樊噲第二

赫赫光明將軍受兵黃石良得一編書於黃

不老父視之乃太

公兵法以說高規圖勝負不出帷幄高帝曰臣祖常用其策規圖勝負不出帷幄高帝曰臣
 運籌帷幄中丞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
 三萬戶良曰始臣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
 留侯為今惠瞻仰安全正朔高帝欲易太子
 招四皓以自輔上於是公年倍太子又手勅太
 子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年倍太子又手勅太
 惠帝承統國師是封光榮舊宅舊宅謂留良
 漢業以安國師是封光榮舊宅常稱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

右將軍留侯張良第三

謚文成

懿懿太尉博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懿懿
 醇美貌高帝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諸呂欲為亂襄平侯

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軍皆左袒為歷位卿
 劉勃遂將北軍誅諸呂立代王

相土國兼并以太尉為右丞見危致命社稷

以寧謂諸呂欲危劉氏勃能致

右太尉絳侯周勃第四

絳縣屬河東郡謚武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蹇蹇

忠節貌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參用兵處事
 當危險之際鎮以安靜卒能正救傾敗言其

有宰相興代之際濟主立名謂孝惠嗣立參

法度致主於後身履國土秉御乾楨謂上封侯

過垂名於後世均楨

右將軍平陽侯曹參第五

平陽屬河東郡參爵列侯

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定功行封以蕭何為第一參次之功臣表次亦

居二此居第五未詳謚

洋洋丞相

洋洋得意貌惠帝六年為左丞相

勢譎師旅擾攘

楚魏為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于後

本傳平凡六出奇計由君子觀之不足奇也贊陳平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解厄謂以

祕計說閼氏脫高祖於白登之圍

右丞相戶牖侯陳平第六

平武陽縣人因

以封之後更封出

逆侯五千戶謚獻

堂堂

於天

張敖耳之遺胡以誠佐國序跡建

忠

故張耳之子嗣立為趙王貫高等謀為逆教齧指出血不肯背漢

功成德

立襲封南宮

謂教子偃襲父南宮侯爵而封南宮

垂號萬春一作

永保無疆

謂申以帶礪之盟後言萬世同

右南宮侯張敖第七

按敖嗣立為趙王以貫高事降封宣

平侯謚武孝文即位封敖子偃為南宮侯

行行

寬裕

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

齊橫耻愧景刎頸自獻

食其說齊歷下軍為韓信所襲齊以

斷生賣已而烹之高祖後赦田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食其今聞其弟酈商

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復使使持節
諭意橫曰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獨
不媿於心乎遂自頸令奉其頭馳奏之銘金
言商之賢名聞諸侯有以致橫深愧仰之金
紫褒表萬世不刊列侯金章紫綬

右衛尉曲陽侯酈商第八曲陽屬東海郡傳作曲周

景謚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煌煌明盛貌嬰初從高帝起至文帝朝繼絳侯

勃為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迎代

王諸呂欲為亂以嬰為大將軍往擊齊嬰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還與絳侯陳

帝共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右將軍潁陽侯灌嬰第九本傳食潁陰五千戶文帝

時益封三千戶謚懿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銘引之言嬰佐高祖擊

秦軍破項羽天下已定又從擊陳豨英布威武如鷹之揚內康王室外鎮

四方諸夏又安流及要荒代王之來嬰以太僕入清宮以天子

輔文駕迎立文帝復為太僕卒聲騁海內苗嗣

紀功

右將軍汝陰侯夏侯嬰第十食汝陰六千九百戶

屬汝南郡謚文

休休樂易貌書其將軍如虎如巖御師勒陳

破敵以威靈金曜楚火流烏飛寬從高帝至

又從擊項羽靈金內府見三輔黃圖曜楚謂仗劍

王屋項以平天下也借用以彰赤帝之兆將命

仗節功績永垂寬為齊屯備徙為代相國將

屯師古曰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

右將軍陽陵侯傳寬第十一二戶謚景

斤斤爾雅明明斤斬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

十二四旅征謂欽以中流從起宛胸九從高帝

也事俱折衝扞難遂寧天下金龜章德金印

書天命有德建號傳後信武非封邑

右將軍信武侯靳歙第十二四割符定食

戶為信武侯遷

明明丞相天賦庭直惠帝六年為右剛德正

行不枉不曲本傳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功

業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欲高立

諸呂為王陵廷爭

右丞相安國侯王陵第十三五謚武

古史記卷三十三

九

桓桓武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油

項漢王

管信特三秦立為韓王使守滎陽項羽拔之

得亡於羽軍序功差德履讓以平高紀六年正月丙午韓王

信等奏請封荆王劉賈等四人為王以太原

郡為韓國徙信都晉陽按功臣表是日封留

侯而人轉北而遊雲中以傾信壯一作遊上以備

十冠信請治馬邑秋匈奴有二心賜書責讓

數使使胡求和解上疑信有太原接皆並塞

郡之信恐誅遂降胡雲中與太原封襄城侯

右將軍襄平侯韓信第十四攷之史傳

為趙王信為韓王王爵居列侯之上

然時謂之諸侯王其為人臣稱號等

耳故通曰十八侯其後教子偃封南

宮侯信孫嬰封襄城侯蓋子孫世襲

之爵也而漢制非劉氏不王故雖功

臣舊嘗封王亦係以子孫之侯爵孟

堅因之信係以襄城又以嬰歸漢之

功蓋其降胡之罪也作襄平誤淮陰

侯名居三傑然不列於十八侯位次

蓋是時已有雲夢之縛高祖特黜之

巖巖威務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

遠仇滅主定難豪吾御之險阻吾乘之或遇

仇敵以安四海是楨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定帝業

文按

也傳寫之誤

右將軍棘津侯陳武第十五

功臣表作棘蒲武一

姓柴謚剛

晏晏

安和

曲成與從龍騰

與衆也毅傳曰雲起龍襄化為侯王

功臣

定三秦破項籍至

安危從主赤曜以升

赤曜言漢

以火德興達能夷險一節

赫赫皇

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右曲成侯蠡達第十六

曲成屬東萊郡謚圉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

肅肅嚴重貌高祖四年御史大夫御史位

上卿掌副丞相

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

不全

戚姬子如意為趙王高祖憂其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仇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

皆素嚴憚之於是徙昌為趙相高祖崩呂太后使召昌既至太后使召昌不奉詔太后怒

召趙相昌既至太后使召昌不奉詔太后怒

天秩邑土勛乃

永存

右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第十七

汾陰屬河

東郡謚悼

邑邑將軍育養丞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邑

謙抑貌養民建

入軍討敵頂定天都

功臣表

議未究其詳

入軍討敵頂定天都

吸以中

消從起事

至霸上為騎即將入漢

佩雀雙印

百里為家後漢典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

鈕之飾六百石以下始用銅印

右將軍青陽侯王吸第十八功臣表作

車銘淮南子曰見飛蓬轉因為車蓋以類

取之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

遠少昊時畧加牛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

民誰與

車左銘傳毅一本作崔

夏書甘誓疏二人在一車之上左為

車左右為車右御者在左勇力之士

虞氏作車取象璣衡虞書在旋璣玉衡璣衡

斗之運天官君子建左法天之陽御車自左

正位受綏車不內顧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

親塵不出軌曲禮驅塵不出軌

節步大戴禮在街為鸞在賦為和馬行

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

車右銘傳毅

曲禮車右就車注車右勇力之士備
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武則下步
行公羊傳達也又
者項公之車心也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昔語卜右慶鄭吉漢書

尺輿者皆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

道是式箴闕旅責楚語在輿有旅責之規周

內顧自勅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約禮

以華國周官典路注以其餘

車後銘

傳毅

禮記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借
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注以為車右

御者及參乘如北則一左

敬其在路路亦車也周體貌思攀望衡顧轂

允慎茲容衡車前橫木轂無或好失音匪盤

于遊周書無逸不顧省厥遺虎尾易履

終吉昭德塞遠左傳昭德塞遠抑盈以無雖

有三晉歆然若虛孟于附之韓魏之家自視

而欲不瞻韓魏趙三晉也智伯率韓魏之甲

以攻趙氏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桓子肘康

子康子履桓子之跗欲共圖智氏智伯不悟

綬笥銘

張衡陽西鄂人

有印竹器商書惟衣袋在笥漢百官皆

承印綬也

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

之得更理笥衡時為得主簿作銘曰此笥祖

子詔命所賜子孫保用得為南陽太守時更

緝之敬而不改為以君賜為重平子時為南

陽主簿因懿矣茲笥爰藏寶玦金纓組履文

章日信寶玦謂印綬金纓上飾皇用我賜俾

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鸞封謂印刻為

謂盤草染絲綠色以為綬天祚明德大資福

人垂光厥世子孫克神福人皆其祖上後世

厥器惟舊中實維新笥中之寶具謂周公惟事

七洎有隣洎繫也漢有中洎

笥銘 承印綬之笥 胡廣字伯始華容

承印綬之笥

休矣斯笥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綬靈

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蔡邕為帝命所吝用

褒令德吝謂不輕以界人佩以自脩服以自

勅忠肅恭懿鮮不為則左傳稱懿能盡此美

卷之三十一 四

不可為人之法則詩曰靡悔靡吝神人致福此
命服能脩德以稱之不至
悔吝所以獲神人之福

印衣銘

胡廣

印與服也漢官儀印有金銀銅之殊
而服亦異其色所以別尊卑等貴賤
也此銘伯
始以自警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上皇謂天子也錫人臣

天命有德五紘朱懷金為光為飾紘楊于法言

朱服色金印章也詩為龍為光邁種其澤撫寧四國書皐陶

邁遠也四方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國猶四方

茲多福登位歷壽于孫千億入元之美宣慈

德柔嘉維則人臣能體此可
上谷天心踐祿位膺壽社矣

仲山父鼎銘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

古者功臣勲彛鼎仲山父佐周宣
中興宜有鼎也後人或擬其形製為
之因以為名後漢竇憲傳南單于遺
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
其萬年于子孫孫永保
用憲北征時駰為主簿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鼎卦

九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九四云覆公

反之而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大

律崧高詩美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
銘寓此意漢書郊祀志載太誓曰正稽古
立功立事可以永
作不天之大理

樽銘

崔駰

禮記曰廟堂之上壘樽也山壘夏后之
西又秦有虞氏之樽也
樽也犧
象周樽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

後漢禮儀志歲首為大
朝受賀二千石以上大

殿舉觴百官受
賜宴饗大作樂
金壘犧象嘉禮具存金合作
泰傳寫
之誤言漢之朝會備前代禮器易嘉禮獻酬交
會足以合禮故五禮以朝會為嘉禮獻酬交
錯萬罔咸歡罔古國字或
云王莽所改

襪銘

崔駰

冬至日獻履襪取其履長日之至而
迎福祐也曹植冬至表獻履貢襪酌
以迎福踐長蓋自漢
以來習俗以此為禮

機衡建子萬物含滋

機衡北斗星也十一月
冬至斗柄建子萬物潛

萌於地下
黃鐘育化以養元基

律中黃鐘之
故曰含滋

此長履景福至于億年

祝君
皇靈既祐社祿

來臻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詩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本嫡也支庶

也俱百
世茂盛

孟津銘

李尤

禹貢註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又周書註孟者河北地也故春秋所謂向盟津是

洋洋河水家語孔子自衛將入晉臨赴宗于

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龍馬負圖出于河黃

函白神黃者河之色屬土土赤符以信赤者

叶克平聲黃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

往克殷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武王

期而會者八百白魚象也殷大漢承緒懷

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言漢懷柔方外

以禮備貢不復用兵

洛銘

李尤

光武以漢火德水克火改洛為維東漢人不用此洛字蓋後人所書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禹

導洛自熊耳東注合於洛陽之南玄龜赤字

漢符是立文孔安國書註天與禹洛出書龜負

故以赤帝都通路建國南鄉光武中興萬乘

終濟造舟為梁大雅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毛

在萬乘出入必經洛水故造舟三都五州貢

篚萬方王三都謂周成王初營洛邑為東都平

為漢京五州謂五服內所管之州禹定貢賦有貢有篚今會于漢京悉由洛而濟廣

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言漢

下治書元人主聰明無蔽委用賢材則天

井銘

李尤

盛弘之記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孟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井易井卦九五法律取象

不槩自平晉天文志東井八星主多取不損

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小車銘

李尤

曲禮注安車者今小車也駕一馬而坐乘漢書車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

圓蓋象天方軫則地周禮冬官註車有天地

也以象地也蓋之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左輪分

動則軫之嗛虛䟽達開通後漢輿服志註飛

長三只繫軸頭禮兩輜障邪尊卑是從輜軒

以障蔽前軼軼之用信義所同論語人而無

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軼其何以行之哉註輓

漏刻銘

李尤

周官挈壺氏掌壺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說文漏以銅壺盛水刻節晝夜刻百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力

建日官左傳天子有日御諸侯食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

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序以崇

熙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在詩

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聖哲稽古帝則是欽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

之璧而陰昧且不顯敬聽漏音左傳鼎之銘曰

猶思我王度如玉如金左傳思我王度

警枕銘

蔡邕

此銘當為曹公操作曹公是時猶未甚顯蟠龍哲人皆指操也後公有以

小本圓枕警睡即其遺制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孔為蟠龍之形應平聲有翼而飛曰應龍方言

龍未升天曰蟠龍易也剖器象物示有其形哲

人降鑿居安聞傾禮下圓睡稍安則警而寤故名警枕

樽銘

飲之禮也六樽背有足曰樽無足曰著頭小而

蔡邕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禮成

謂無祭祀賓客也周書酒誥越庶國飲惟祀德

而酒盈而不冲古人所箴盤矣為壘之耻言

人飲酒當知有節不可使箴盤戒尚鑒茲器茂

勗厥心也勗勉

無射鍾銘

王粲

案集二銘一曰魏賓鍾銘其詞有

承氏靡戾休微惟同皇命孔昭造茲

衛鍾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度量允嘉

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以睦時作

魏都賦文昌殿前有鍾虛其銘曰惟

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五月惟

也十月八年開國二十一年正魏之四年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裕于上下光于四方休

徵時序尚書洪範兩賜燠寒風人悅時康造

茲衡鍾謂周禮考工記皂氏為鍾也上有命自

皇魏公加九錫三日樂器故鑄鐘時雅八年身

中之杜夔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周語景王將鑄

州以鳩對曰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

也厥量孔嘉工量以準鍾之既成大考厥齊孔時

一謂之鍾鼎之齊齊去聲音聲和協人德同

熙聽之無斃射數與用以啓期期言以此啓魏之

字並人作民可見此編唐人手抄避太宗諱

刀銘

王粲

侍中關內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

叙二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常為工矣輒思

作銘謹奉陋不足覽建安十八年魏國始建

命謂承魏公操之命叙報叙述作刀之始屬

朝氏作刀之工為張常蓋叙不明言其人按

其文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吳喜志林古人鑄

純火精以協其數陽泉物理論阮師之作刀

七月庚午見金神於治監之門教以水火之

齊剛柔之和也和諸色劑考諸濁清工記桃

鄭氏註大刃刀劍之屬又九鑄金之狀金與

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

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灌檠以數質象有呈于灌檠鑄劍萬辟千灌魏

文帝典論魏太子造百辟寶刀呈附反載穎

舒中錯形反背穎鋒也錯形謂以金玉錯其

揚文武陸剽犀兕水截鯢鯨犀兕巨獸其革最

之式章威靈春秋蕃露刀之在無日不虞戒

不在明得書然豈在明不見是圖王褒聖主

古文苑卷之十三

古文苑卷之十四

箴

百官箴序

楊雄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箴曰芒芒

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

夷昇肩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塵

原敢告僕夫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

口百官箴王闕之義

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漢書

自序云箴莫大於虞箴故作九州箴按禹平水土別九州後以人物阜繁增置幽并營三州舜典曰肇有十二州是也孔安國註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為營州又曰咨有十民也茲箴無營州有交州蓋據漢事以牧養斯戒其九箴亡闕後丞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駮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此序范曄辨見後漢胡廣傳今所存四十篇曄註不可復見

冀州牧箴

楊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洋洋平曠貌禹貢既修大陸既作岳陽是都原西南山南曰陽此州帝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島夷皮服夾河並三后攸降列為侯伯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自堯至禹皆都冀也則分為侯國如堯之後封於唐殷末有黎侯西伯斟之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風滅魏以賜畢萬皆古國之在冀者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沅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威烈王時三卿分晉天子命趙從橫之說陪臣擅命天玉是替陪臣謂平原送為勝負

復國命不趙魏相反秦拾其弊趙魏相反秦乘其弊而滅

之拾言北築長城恢夏之場蒙恬傳秦北築長城起臨洮至

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禹貢漢興定制改封藩

王張耳高祖子如意仰覽前世厥力歷合作孔

多初安如山謂虞夏時後崩如崖謂戰國時故治不忘

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

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在階猶在

關不敢斥至尊故托以告在庭之臣

兖州牧箴

楊雄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高

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注草錄木

條漆絲締紵濟潔既通降丘宅土以上並成

湯五徙卒都于亳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盤

庚北渡牧野是宅按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

成湯之故居此云北丁感雉雉祖已伊志爰

正厥事遂緒高宗書高宗彤日越有厥後

武丁也言因罪雉之異其臣祖已厥後

顛覆湯緒其後祖甲淫亂殷復衰

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事具四伯
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婦言是用牝雞是晨見
誓三仁既知武果戎殷論語微子去之箕子
孔子曰殷有三一人焉言殷之喪亡三仁已救
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紂好
樂為炮烙之刑妲己笑武王以甲子有國雖
口勝紂于商郊牧野斬紂殺妲己
久殷有餘年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
其子戲歎厥居為墟箕子過故宮感宮室
歌以悲牧臣司充政告執書猶尚

青州牧箴

揚雄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鈔松怪石群

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禹貢

惟青州厥貢鹽絺鈔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昔在文武封呂於

齊厥土塗泥在立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

又王得呂尚於涓濱號曰大公望武王克殷討之於齊營立命之曰五侯九伯使專征討

以夾輔馬殆其銜御失其度侯國叛命上之

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周

推綱縶壞齊侯小白始以小白既沒周卒凌

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命繫于一人之失其法度喪其文武言文不能征討有罪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楊雄

海岱伊淮東海是濬徐荆之土邑子蕃字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濬亦高土可居者也蕃字謂

在侯衛大野既瀦存羽有蒙孤桐墳珠泗沂

攸同大野澤名蒙羽二山沂泗二水名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淮夷二水出嶧珠

並禹貢註實列蕃蔽侯衛東方齊地古爽鳩氏少

時時司寇之官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

其緒祚言東方之民自古以農桑為務癸祭名辛紂名至于桀紂淫湎失德忘其

農桑之本為天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

苗田氏攸都周封姜太公呂尚於齊其後平公時田常專政盡誅公族之強

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事由細

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言田敬仲來奔其始

甚微積微成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伯問為周

著卒至篡奪長臣之

揚州牧箴

揚雄

矯矯揚州

言風俗

江漢之澣

州境距江

彭蠡

既瀦陽鳥

攸處橘柚

羽貝瑤琨

篠蕩

禹貢註

名陽鳥鴻鴈之屬冬月居於此澤羽鳥羽

毛貝水物理現皆玉名篠竹箭蕩大竹

閩

越北垠

今福建交廣地在此

沉湘攸往

二水

穢穢

矣淮夷蠢蠢

荆蠻

周成王嘗征淮夷

商高宗嘗征荆楚

皆在

翻彼昭王

南征不旋人

咸躓於垓

莫躓

於山咸跌於污

莫跌於川

明哲不云我

昭童

童蒙喻愚昧言

蒙不云我昏

童蒙喻愚昧言

湯武聖而師伊

聖益聖愚益愚

湯武聖而師伊

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

不親

翻輕揚貌周昭王南巡狩至漢末濟舟

易則帖危昭王當成康太平之後輕忽自肆

天下

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

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

勾踐入霸

夫差恃強連兵上國無君也卒底

滅亡越滅吳王室不能正當周之隆越裳重

譯越裳南海國名成春秋之末侯旬叛逆君

盛則遠人至君離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

道衰則邇人至君離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

孽虞書予思日夜孜孜君心也主於內故當思臣股肱也宜力四方故當勤孜孜與孽同

堯崇一作勤屢省舜盛欽謀書屢省乃成欽哉牧臣司

楊敢告執籌運籌帷之臣

荆州牧箴 楊雄

杳杳一作幽巫山雲夢澤中山其峯十二在荆之陽江漢

朝宗其流湯湯夏君一作后遭鴻荆衡是調雲

夢塗泥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注二水經此州而入海百川以海

為宗雲土惟塗泥包醜菁茅醜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包醜而

貢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

改

貢饒之物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

若天有日不順一作真廢國孰敢余奪尚書大

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謂莫予奪

也亦有成湯果秉其鉞史記湯自持鉞以放

之南巢號之以桀法書疏南巢南方遠國氏謚

方加以南巢法書疏南巢南方遠國氏謚

者土多名州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

無道先強公羊傳師在召陵喜服楚也何言

先叛則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

御

豫州牧箴

揚雄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

一作泉漆 論語郁

荆山豫州北距河周故都風俗文采禹貢註西南至

又厥貢漆已成瀦 惟用一作攸成田田相擊廬

廬相距言人物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

居爰在鵠墟成王命召公卜洛是為成周至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自柳三四隩咸宅

寓內莫如下之中天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

室陵運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一作失其正

乃伯不維韓卒擅命言周之末其君臣無謀

得以擅其命史記東州與西州戰韓救西州

或為東州說韓王曰西州故天子之國多名

州而西州之寶必可以盡矣 文武孔純至

焉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純明也文武成

固至厲王而昏晦至幽王而傾 故有天下者

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

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

周微帶蔽屏營言衰微不能自存僅屏營不

廷施于孫子王赧為極實絕周祀史記周王赧卒秦取

九鼎寶器後上歲東西周皆牧臣司豫敢告

柱史周有柱下史法官也

益州牧箴一作梁州武楊雄

巖巖崑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注東茫茫洪波鯀堙陸

于時八都厥民不隕禹導江沱岷嶓啓乾

洪安水不知疏導其源故八州之民皆不得宅

上安水居禹自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日嶓導

漾東流為漢皆從其源而疏遠近底貢磬錯

淪之故自此修乞水患以平

若丹嶺貢鐵銀鑊磬錯雜也磬石族華

丹砂也出巴郡涪陵又出蜀郡徙縣絲麻條暢有稷有稻自京

祖珍民傲温飽地有桑麻稷稻之利近以

如帝有桀紂酒沈頽僻遺絕苗民滅夏殷

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不叙孔穎達疏三危

之西南當岷山則元三苗之國境接梁州

不通於中國禹湯爰周受命復古之常自彼

氏羗莫敢不來王日商是常氏羗皆西天也

雜居梁州之境商木肯時至周與梁州盡歸

王化復夏殷幽厲夷業破絕為荒周至幽厲

朝貢之常

此州廢絕 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遠

為荒服 國于漢 亂開國于漢言始於梁州之

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虞夏

漢郡武帝通巴蜀開羌夷地置郡并秦時漢中巴

州郡柯武都沈黎文山十七郡并秦時漢中巴

北虞夏封域為光羨矣 牧臣司梁是職是

圖經營盛衰 別之為十二郡可謂盛矣此今漢

其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楊雄

黑水西河 西貢註西距黑水東據 橫截 一作

崑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

崑崙山在兩羗中地至高處北極上

帝所居閭闔天門也此州之境西則橫截上

地極北則邪指天門言居高據形勝之要上

侵積石下礙龍門 禹貢註積石山在金城西

東之西界自彼氏羗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

侵猶際也 匡見商頌殷武詩此州不言貢每在季主常

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之言商周陵遲衰

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 秦據雍州

之地行其暴戾上帝不寧命漢作京 秦為無

用兵以制六國 帝不寧其居命漢都之爰作京邑一本作隴

山徂以列為西荒隴山等郡自玉門關至西域皆

在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

都武帝時平南越分其地為九郡北伐匈奴

降者於河南國因其俗置屬國其官有典蓋

安不忘危盛不諱衰銘言所以置官統護者

危牧臣司雍敢告齎衣周有綴衣掌王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地勢平則川陸皆平此

之後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堯典宅朔方曰

為幽州北阨幽都戎夏交偪

距朔方幽陰之地故名幽州戎北狄也獫

狁薰鬻皆是北狄中夏之界其地相偪伊

昔唐虞實為平陸都冀此州寔周末荐臻追

于獯鬻西州之末幽王敗晉溺其陪周使不

阻三卿分晉趙籍據有此地諸侯之卿於六

國擅權燕趙本都六國僭號稱三燕都冀東

限穢貊羨及東胡穢貉東胡皆東夷國疆秦

北排蒙公城壇秦北却匈奴命蒙大漢初定

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沙漠偃

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漢匈奴傳諸侯

命大將軍衛青連年北伐匈奴遠遁幕南無
王庭言自此邊民得以安居而漢之境土遂
復唐虞之舊如得休屠王昆邪王故地以為
郡是也
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
穴器漏箴芒言中國雖盛當為永圖夷狄雖
衰當防其患禍敗之形常起
微不可忽易
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楊雄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

此言雍別朔方孔安國
書註以為舜分冀州為

幽州并州按雍境東距西河今并州跨北辟
河而有之則兼析雍冀二州境上明矣

獯鬻南界涇流

北辟戎狄於州境之外南距
涇水書涇屬渭汭本雍州境

也畫茲朔土正直幽方

正與幽
州相直自昔何為莫

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

以前周穆遐征犬戎

不享

匈奴傳周道衰穆王伐犬戎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強服不至矣

貂藐一作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

宗周罔職日用爽蹉

戎狄由是藐視中國以
為德不足以及服之肆其

侵玩自此不入周之職方詩曰薄伐獫狁至
竟土自比不與能驅逐之涇北而已并州

于大原是也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
七何反蹉跌也

亂斃于彘阿以俎豆文也干戈武也言周宣王
後文德既不足以懷遠武功

又不足所以定亂至于幽王之下太上曜德其次
為犬戎所攻殺死驪山之

曜兵德兵俱鎮靡不悴荒申述前意牧臣司
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楊雄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在揚州外境交廣之地

服夷裔之所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

不羈一作馬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越裳氏

州之南自古未嘗通中國至成王昭王陵遲

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史記昭王環

赴告時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不

舟解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報遂入滅

亡言遠人不至則蠻夷叛夷既太漢受

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

遂臻黃文抗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

隆不可不懼漢興中國境土皆為郡縣惟兩

其地於其海外黃支國抗海三萬里來貢生

極則必衰安可忘其戒懼顧瞻陵遲而忘其

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逸豫則生驕

則無孟子曰日出則無敵國外患入聲泉竭中虛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四

池竭瀕乾泉則竭之源中猶池之瀕也論外
敗之萌各有其證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用詩召曼之詞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四



